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書畫譜卷八十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御定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

歷代名人書跋十一

明宋濂手書鄭生名解

參軍家藏宋太史書鄭生名解示余按書述稱太史父子不失邯鄲此書行筆極蕭散而有純綿裹鐵之意似非規規學步者跋尾如烏傷王子充金華胡仲申豫章揭汯號能文章家初不以臨池名而結法翩翩自

佳皆可重也汯故曼碩應奉子太史名濂鄭生亦名濂豈古所謂慕藺齊莊之遺耶則其文該洽辨覈固宜爾昔斛律丞相至不能署其名而更之猶以為繁若太史者得無乃愧其簡乎此語頗有意然當不免參軍一胡盧也弇州山人稾

明宋濂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於翰林遂受業於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奬與以為易教所以陶

治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辭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為可望者遜志齋集

明危素炬法師塔銘

寶石山蓀師以臨川危公所撰炬法師塔銘裝潢成卷持以示余曰此危公垂没之筆也其文總若干字而點竄又計若干字字大如蠅頭而兼用行草其孤於識其後曰此文洪武五年正月十日先君子所作是月廿又

五日以疾終今以此文寄其徒秋巖昆仲用見先君子之意於今為安慶府教授秋巖則孫師字也余以此本乃公未脫稾之文行草兼用且加點竄讀者難認取今天界寺住持汾公所為行狀正其差訛命諸生方質録於稾本之後以便讀者且屬孫師請善書者登其文於右而以稾本留於山中使人見公當垂歿之際其文與字畫不苟如此公以文章翰墨名世著作既高而楷行草三體並臻於妙凡世臣大家釋老寺觀穹碑短碣多

出公手至於遐方裔壤得其片言隻字莫不寶以為玩當時號稱辭翰兩絶公凡為文既脫稾類皆楷書登石此文如其孫所誌去捐館之日十又五日爾盖以病僅克屬稾不及別書也因識於卷末以歸蓀師八年十月

徐一夔始豐稾

明危素書隸書歌

學必博而後所見精非惟諸經奥旨皆當研摩至於隸書之學漢魏以來其運筆結繩多不同茍不歷考其變

何以充其知識而袪流俗之陋哉吾友危先生太樸作隸書歌一篇贈四明汪君大雅備括諸碑之所自且歷疏之亹亹千餘言不休嗚呼世以空虛之學浮談強辯如蓬蠭起泉湧者視此曷知愧哉大雅方以隸學知名於時復能惓惓於先生之詩裝潢襲藏惟謹則其尚德之心為不可及矣 宋學士集

明宋璲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為高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心

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尚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繇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脂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於人俗子輩麄胸陋質欲逐其跡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真此王荆公刻漏銘為李思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尚於宋君觀之遜志

齋集

明宋璲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真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蹋凡馬之勢當今推為第一乃余在金華時自京師書其所作詩寄余者詩與書皆翩然有塵

外意誠希世奇玩也 遜志齋集

明宋璲雪月軒三篆字

右雪月軒三篆字前中書舍人宋君仲珩書也仲珩諱璲金華宋學士景濂先生仲子名能詩歌而小篆之工國朝第一初學𡽹子山行草書而篆師張有講於宋季子吳志淳孫子林朱孟辨及見太樸危公乃合師獻之行草而篆法以李斯爲宗嘗見梁朝有草堂法師墓篆字奇古及吳天璽中皇象書三段石刻皆真蹟覲之至

忘寢食遂悟筆法絶出流輩學士君亦甚愛其書每見佳處便曰寫老夫名足可傳世矣此三字余友蕭君世英得之余猶及見有學士姓名印識蕭君與余别幾二十年中間亦播遷南北兹幸會於桂林復以相示則姓名印識不知為何人裁去蕭君甚惋惜之俾余追書其事以示後之人若夫雪月名軒則有賢士大夫詩文所以稱美蕭君而勸之備矣余但祝頌君之必有以副其所期耳

明宋璲草書

宋舍人草書余游南都時屢觀之今復觀於此披玩數四殊不厭也匏翁家藏集

明宋璲篆文金剛經後

從曲江過韋曲宿牛頭寺汪右轄以虛出是卷卷首有伯時繪子昂篆皆極精工而金剛經則宋仲珩篆書也仲珩草書為當代第一而篆不多見今見此卷勁如屈鐵豐道生不及也景濂一跋叙實詳委此公竄逐於禪而

教典尤博紫陽圭峰分身入流者也卷尾有姚少師書極道逸少師書數變而晚更秀余嘗見其自題畫像及跋樂天竹牕詩雋氣見於筆端復可皆高禪兩書俱出他手可不善書而復有臨池之譽不知何以借捉刀人也若余不能書者然每見佳卷輙書此亦可發一笑兩中至興教寺小史設長案山僧出粗石硯雞尾筆强余書以虛曰仲珩必屏處書子豈亦有此癖耶余曰彼工書畏敗名耳余亦何畏也遂笑而識之袁宏道嵩華遊草

明宋璲書千文

仲珩此書頗得晉唐人筆圓熟流便有弄丸運斤之勢惟結法小踈耳嘗見方遜志評其草云如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起澗度險不動氣力初以遜志為太史公故未免曲筆覽而信其非妄也弇州山人稾

明宋克書七姬志

七姬廣志張來儀文宋仲温書余得之姑蘇王汝玉七姬皆潘妾不負其主俱死於一日之間可謂烈矣而其

文其書亦皆奇也東里集

國朝真行書當以宋克爲第一所書七姬帖文真冠絶也然其事則可疑七姬之死盖出於潘之逼之謂不幸則可非狥節也宋之書人多珍之故其帖盛傳適以播潘惡耳楊升菴集

明宋克墨蹟

國初書家稱三宋謂璲克廣也克字仲温號南宫生其書出魏晉深得鍾王之法故筆墨精妙而風度翩翩可

愛或者反以纖巧病之可謂知書者乎仲温為吴人其墨蹟在吴中者顧少開化徐君惇夫乃有此巨册而真行草章草皆具信可寶也鮑翁家藏集

明宋克草書

右索靖草書勢宋仲温書盖得其妙而無愧於靖者也今人或肆妄議則以學之者之過而未見其真蹟耳鮑翁家藏集

明宋克書陶詩

鄉先生宋仲温氏書法師鍾元常後竟以是妙絶天下
其書今人間往往有之余所閲殆不止此獨元常書世
遠罕傳并刻石者亦不多見曩成化間嘗觀元常薦焦
季直表真蹟始知仲温之誠有得於元常而今豈易得
哉寓意編

明宋克書急就章

余往與徐獻忠先生論書法歎章草自二王後僅一蕭
子雲即顔柳蘇米以至趙吳興負當代能聲而不一及

之黄長睿刻意其學而無其法國初宋南宫仲温可備
述者然波險太過筋距溢出遂成傖下先生笑謂余家
藏仲温急就章二百年矣差不露筋距舉以乞余贉池
零落若追蠡而絹墨幸不敗結意純美余欣然重表飾
之以為征誅之後獲覩揖讓而後偶取葉少藴刻皇象
石本閱之大小行模及前後缺處若一惟波撇小異耳
此豈亦仲温手臨象本耶然一二傍釋小字圓穩有藏
蓄與仲温他書不類而仲温别自補急就闕文與張夢

辰則小而勁此恐或非仲温筆也然因是得覩皇象渥注之種遠出仲温蹀躞上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夫寧啻不失而已弇州山人稾

明宋克書前後出塞詩

宋克書此詩及後一帖皆合作者其精巧更勝古章法乃所以終不及耳弇州山人稾

明宋克書畫帖

宋仲温在勝國時以書名雲間其源出章草後二沈揚

波雲間士人比比學之至錢原博輩濫觴幾以仲温為惡札祖此世人不多見宋書從其末流論也仲温七姬帖石本最精諸為急就章者皆贋此一帖乃不經意天真殊自爛漫且談書畫津津因以知古書家未有不溺情古蹟不獨米顛癖也今人信筆作字字那得佳生其識之王奉常集

明詹希元千文

右中書舍人詹希元大字千文刻板在蜀中余得之禮

部胡侍郎國朝大字希元為第一蓋兼歐虞顔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者也 東里集

明詹希元書晝錦堂記

韓公之功烈歐公之文章皆世所甚重此記自出入將相至社稷之臣數語古今言韓公者未有能逼真若此也當時書石是蔡君謨至今傳世為寶詹君此書不減君謨亦可寶也 東里續集

明詹希元書王光菴叙字

右詹中書孟舉書吾鄉王光菴先生叙字一首叙為沈學菴及其子貴成作學菴名宗學字起宗隱於鍊墨又自號墨翁高太史為作傳稱其能書徑尺大字貴成字志道隱於櫛髮皆博學善書抱奇崛之行學菴尤精於醫故與光菴善所著書有本草發揮精華十二經絡治療溯源外科新録墨法集要增補廣韻七音字母今皆不傳傳者新録耳然獨王氏有之孟舉婺源人仕元為供奉監照磨麻善用庫副使洪武初授吏部奏差鑄印

局副使後為中書舍人卒其書評者謂兼歐虞顔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為國朝書家第一此紙沈氏物光菴從𤣥孫雲偶購得之裝池成卷俾予疏其事詹書近時絶少此文既有關王氏而又家集所不載雲之寶此尚可以尋常翰墨論哉光菴名賓字仲光其行能之詳自具家傳茲不復著云弘治辛酉徵明停雲館帖

明陳壁通波阡表

右通波阡表余得之張氏之孫戸部主事賓陽其文楊

廉夫撰其書真篆二體皆出陳文東而用太樸伯温名者太史公所謂附青雲之士施於後世者也文東極力晉唐其書姿媚醞藉自成一家所未足者骨力耳東里續集

明張辰書宋清傳王連環歌

右小楷宋清傳一通行草王連環歌一通南翔張翰宸先生書姚文光照所藏裝池成卷以示余二文皆醫客言而文光亦好書習醫故尤愛之翰宸嘗署嘉定校官

國初以能書名在宋仲温陳文東之間今觀其行筆用鋒楚楚有法前輩自可想也夫書學必窮點畫波磔之妙方能成家其猶醫也必知望聞問切之道乃可濟世諺云學書止於廢紙學醫將至於廢人嗚呼可不慎哉文光其寶之陸儼山集

明張宸書金剛經

嘉定張先生翰宸在洪武中以母夫人生日手書是經用以資福此可以見其孝而字畫之勁健清美則又可

以頡頏古人而不多讓嗚呼若先生者可謂有德有文之士矣惜乎甫官訓導而遽卒惟於非辜故百餘年來其名罕傳雖以穆為鄉後進而所閱墨蹟亦惟此而已穆嘗謂天之生才甚艱宜其愛護保惜而先生乃獨不然其亦可悲也夫其亦可感也夫都穆南濠文跋

明俞和楷書悟真篇

張平子悟真篇仙道指南道光子野所著不知能得其旨意否此卷為俞紫芝所書深得松雪筆意而圭角稍

露比之松雪正如獻之之於羲之也清癖劉君深知書法試共商確之弘治壬戌正月廿日海虞桑悦書書畫題跋記

明俞和書急就章

錢唐俞和子中頗得趙魏公三眛此帖以宋經箋紙用章法書急就章覺古色藹然令人不忍釋手按章法自皇象索靖後惟右軍父子豹奴孫權二帖至唐蕩盡黄長睿始振之然往往筆下不逮意子中獨能尋考遺則

於斷墨殘楮遂與仲溫並驅昔孔北海思蔡中郎見虎賁貌類者輒引與同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俞此紙覽之能不興北海之賞乎弇州山人稾

明俞和書四體千文

俞和元末人紫芝其别號也刻意吳興頗稱優孟此四體尤精然不免露本色耳宋俞秀老號紫芝此君亦號紫芝吾友俞允文絶不稱號近刻一私印亦曰紫芝三君子皆俞姓皆善書亦大奇事也弇州山人稾

明劉永之書贈方壺道士詩

仲修劉先生文章識量節概凜然不慕聲利國初徴集賢禮書常拜官以贖辭宋公景濂極畏服之其平生交友若李大父求我禮部侍郎曽公得之文學掾金公守正皆鄉里莫逆也今劉先生無後人曽氏亦落莫獨余家藏其手書若干本數年去家亦不知存否矣此其爲金公書贈方壺道士詩金公令子幼孜寶藏每以示余爲好事者持去情不能已遂俾書之并識歲月傳之後

世古人交友之際可以想見也春雨集

明劉永之遺墨

仲修先生詞翰之美獨步江右先生初不自貴重有求者輒與之世俗亦不知其可寶先生沒後數年而擅斯美者殆不多見矣故片楮寸墨士大夫莫不祕襲之以為久遠之玩焉嗚呼文章翰墨自有定價固有忽乎近而貴乎遠者矣矧先生之節行有足以高世者邪然則區區字畫之工蓋其淺者爾邑庠錢伯淳氏得先生所

書蘇文忠雜說二而無題識懼歳月之久而或泯其自也謁余識之余因慨慕先生之風而恨其不可作者遂不辭而書其後亦以見先生之可貴者此特其萬一耳

王佐金川玉屑集

明袁養福書郭有道碑文

前輩下筆便有典刑雖行草不苟況正書乎此吾徒所當愧者袁君養福元石洞山長靜春先生之孫也而郡學教授仲長之子所書郭有道碑文端勁清峭深得歐

陽率更筆意以其字畫之妙如此宜有書名於時然吳人固不知有袁養福也使余不見此幅亦幾失之乃知前輩能書者尚多而失之者不少矣其曾孫彔字以昭者持示余請題一言以昭之意在乎先世手蹟耳初不計其書之何如也養福字能伯仕國初為福建憲史高太史季迪有詩贈行而陳檢討嗣初稱其行潔而負才氣有詩聲蓋不特能書而已其書碑文外又有九歌藏於家

鮑翁家藏集

明姚廣孝書劉太保詩

元劉太保詩一絕國朝姚少師所書也劉姚俱隱於僧劉瑞州人名子聰號藏春居士改名秉忠佐世祖建號立國為國朝驅除今京都地是也姚蘇州人名道衍號逃虛老人洪武間以高僧徵事文廟潛邸參謀贊成大業其改名廣孝世傳以為御筆所定也兩翁雖遭際不同跡頗相類觀姚書劉作有契會之意焉陳錦衣用明持以視余兩翁皆天下奇士其學余則不能知後有具

法眼者不知作何等觀也姑書此以俟　懷麓堂集

明解縉書筆舫銘

筆之用於世久矣自韓文公作毛頴傳其名始起文字間吳興張文寶在國初業擅製造因名其舟當時士大夫多為詩文遺之而學士解公縉紳特為作銘蓋公之書妙固資其用而賞之也文寶之孫士行僑居吳中能傳其業持公銘文求余題識余以文字為職而亦資其用者惜書不若解莫能賞其妙而文不若韓可以增重

其名然念毛頛之功不可負而士行之意不可拂也聊題數語歸之 鉋翁家藏集

明解縉墨蹟

永樂時人多能書當以學士解公為首此冊真行草小楷皆具而紙墨並佳故其下筆圓滑純熟尤為得意乃公傳家物也觀公前後題識所以示其族人者可見今為吾鄉薛朝英得之朝英保愛甚其亦識公之意者歟

鉋翁家藏集

學士解公才名盖世其翰墨奔放而意向特謹嚴如此卷前輩正自可敬也姚文學文光攜示閲之累日不忍釋手别有李文正吳文定王文恪三跋正為此卷乃知為薛二守朝英物今為南翔張子奇所藏可寶也陸儼山集

明解縉書黄庭經

解春雨才名噪一時而書法亦稱之能使趙吳興失價百年後寥寥乃爾然世所多見者狂草其所以寥寥者

亦坐狂草故今此紙小楷黄庭全摹臨右軍筆婉麗端雅雖骨格少遜要不輸詹孟舉陳文東也按右軍所書黄庭是外景非内景與南真所傳揚司命者雖理同而句字小異亦微有斷缺當是渡江以前南真受之景林真人者偶爾逸出行世故右軍得而書之今大藏中内外景經則陶貞白訪尋司命手書的派也數年内與黄長睿分析甚苦今可以無辨矣弇州續槀

明胡廣草書杜詩

三十年來士大夫以書名家者光大之行草民則之八分皆獨步當世兩人時同在禁林亦交相推慕常出所有以易所無此詩光大為民則書跌宕雄偉得意之迹也作書必盡臨池之工而非天趣自得不臻於妙二公皆有蕭閒簡遠之趣故高出衆作光大謝世已一紀民則間出此書見示昔人有言懷舊惟顧念之悽愴蓋僕於光大亦然東里集

明楊士奇書宣宗御製詩

宣宗章皇帝之在位也天下晏然號稱至治亦惟有若少師楊文貞公實左右之今四十年矣一時君臣既不可見而獨見文貞手書御製詩慨想當時明良相逢之盛一德一心雍容和樂幾事之餘發於聲畫蓋與虞舜作歌臯陶賡歌同一意也嗚呼休哉是詩今為都御史錫山楊公所藏翰林修撰臣寬獲觀而謹識之時成化九年夏四月辛未也 匏翁家藏集

明沈度臨樂毅論

沈學士度以書鳴永樂中楊文貞公謂其婉麗飄逸雍容矩度一時翰林善書者如解胡輩與之齊名而度書尤為上所愛凡一切大制作必命書之今觀其所臨樂毅論無一筆不合右軍遺意解之草法胡之行體殆不能及也 陸樹聲學士題跋

明沈度書先賢格言

此盖翰林學士雲間民則沈先生書宋南軒先生之言為余南京太常少卿行時贈者也因憶先君子知上高

縣事時亦嘗搨朱文公書是言刻於瑞州府學者示而且屬之曰學者能服膺是言體而行之則不患不爲賢人君子故謹誌之不忘已今學士公復書此以爲贈則余安得不重惟先君子之遺訓而感學士之所愛以益佩服先賢之格言哉魏驥南齋集

明沈粲草書千文

大理少卿華亭沈公粲與其兄學士度皆以能書擅名天下稱我朝羲獻然學士特妙於楷少卿特妙於草今

片楮隻字流落人間者爭寶愛之不啻金玉此卷藏於練川劉氏為少卿行草蓋其晚年得意筆也寓意編

明沈粲書姜堯章續書譜

事固不可知沈民望以一書遇人主備法從更百五十年乃不能與操觚少年爭價問之人有不識者然此卷行筆圓熟章法尤精足稱宋南宮入室而所書乃姜堯章續書譜為臨池指南皆可玩也因收而志之弇州山人稾

明程南雲千字文

致堂胡先生作叙古千文朱子謂其足以養正於蒙是則初學之士所當誦習乎此也周興嗣所次韻者可同年語哉姑蘇姚鍊師可弘得南雲程公楷書本而板刻之請識歲月余謂鍊師年盛業廣蓋非初學者也刻此誠為初學之所便云張益文僖公集

明徐有貞詩卷

右前一紙為聯句詩僅失詩題耳後一紙為水龍吟慢

句詞皆已不全皆天全翁手筆故特存之人謂翁書由米顛來非也其道放波險全得長沙面目神彩風骨亦自琅琅惜結體少疎耳弇州山人稾

明徐有貞二札

天全翁出入長沙襄陽間余嘗評其書如劒客醉舞僛僛中有俠氣此二紙皆真蹟而盤谷一章尤横逸不可當豈所謂遇其合者耶弇州山人稾

明葉盛手書

成化初鏊以童子遊學京師時文莊公爲禮侍陸參政文量初第進士簡中所稱用光者張姓爲太學生亟稱鏊於文莊所問以所業見於禮部之廂房公奬勵備至有將來忠肅之許葢以鏊與王忠肅同嫌名故云成化十一年鏊始登第則文莊已下世參政時爲兵部郎往來相好也弘治壬子歲余校文南畿參政子伸名在選中未幾參政亦故今年爲弘治十二年伸來會試禮部出其父所得文莊手書一卷覽之慨念今昔爲之泫然

敬書其後歸之震澤集

明姜立綱書四子全文

故姜太僕立綱書此四子全文句讀各有圈甚精當是
先朝春宮進讀本也結法圓熟端勁妙不可言初見絕
以為沈度學士書條覺其波磔處小露鋒鍛乃敢定為
姜筆噫嘻今兩制諸君不復能辨此矣弇州續稾

明張弼草書卷

張汝弼嘗自評其草書以為大者勝小者予謂英雄欺

人每如此不足信也及觀韓黃門此卷則其大字果勝賢者固不可測耶　懐麓堂集

曩余問東海索書輒謝曰待偶然有得意者當舉以為贈不敢取應酬者塞命也然竟不獲其所謂得意者恒以寘慽乃若倡和詩篇往返書札則所得甚富每一展玩疑所謂得意者或在其中雖東海亦或不能自知耶時行黃門持此册見過摩挲再三恍然如見其笑語而東海之不作久矣噫時行尚謹護之安知不有好事者

以為得意之筆伺其傍而挾其尤者以去耶　程篁墩集

東海先生以草聖蓋一世喜作擘窠大軸素狂旭醉震盪人心目而此卷矮紙疎行尤擅清麗況詩律散語俱有關繫處不但其子孫當寶之也後有吳文定公為陳冷菴跋識蓋冷菴所得今為先生之孫敷善所收祖武手澤不但尋常所當寶之書畫也冷菴名琦字粹之罷察官歸至口食不給予少時猶及識焉清癯鶴立望而可敬又聞文定公起歲貢先生獨識之曰歲貢中亦有

此人耶遂以狀元及第卒為名臣五六十年前先生風範如此最後東橋顧華玉衡山文徵仲文翰有法皆吳產也語云魯無君子斯焉取斯深於是為之敘裡數善其尚寶之敷善名其姓後樂先生之長子涵養粹深慨然有求道之志又不但以詞翰世其家而已陸儼山集

明張弼雜書

東海張公守南安時雜書數紙郡掾劉遲得之成卷公之子時行黃門持以示予中有公與予詩一首蓋公寫

而未發者予欲取之因感楚弓得失之語書其後而還之 匏翁家藏集

明張弼草書

右詩七首故南安守張公汝弼書以遺濮武庫者張公草書師宋昌裔昌裔名廣洪武初與宋克仲温宋璲仲珩俱以善書擅名人稱三宋然許者謂昌裔書較之二宋不逮以其筆聯續不斷非古法也 寓意編

明桑悦書

桑民懌才名噪一時幾有雕龍繡虎之稱此卷為盛秋官書者尤多生平得意語其書似不勝文文似不勝詩大要不能去俗耳盛舉高第後至廣憲以廉名弇州山人稾

明李東陽字刻

西涯公德行文章重天下其書在金石者天下之人重之若珪璧琬琰固無容贊矣但刻工有高下故其精神之妙或不能無異公嘗謂近時京師惟閻傑刻為第一

汴梁郝升篆文亦頗合古意後寄示揚州瓊花詩不知何人刻又極稱許餘皆未滿公意刻工之難有如是哉太原陳君邦瑞以所得公金石書若干通萃為一册邀寶觀之寶出公門下聞公評書每及於刻因附數語俾觀者知之公真行草書皆自古篆中來晉以下特兼取而時出之耳故所成如此若不求其原而惟迹之逐豈知公書者哉邵寶容春堂集

明李東陽詩翰卷

太師李文正公詞翰擅聲館閣間此卷為宗易太史書當謝首揆之次歲而卷端有收戮擊賊勞二曲豈意有所不足邪今年為甲戌距公書時正一甲子當此可無感也宗易為任邱李文康公時亦以首揆贈太傅偶與元馭語次及此因舉贈之以比於虔刀之義云爾　弇州山人稾

明李東陽書風雨歎

長沙公以壬辰為此風雨歎後二十年為苦熱行又後

十有八年因書一卷前以茅筆書苦熱後另以毫筆追書此詩考其年皆公爲史官宮坊日所作而於天序民情汲汲以爲已憂已有相天下之槩焉彼其時而依違委曲於其間蓋亦潛爲補救之苦心而論者不察豈欲人各自顧其聲迹而置國事於不恤所云末之難者又足顧乎此字更謹嚴有體即不如苦熱之横逸而古雅過之皆翰圃之瑰寶也墨林快事

明李東陽書苦熱行

長沙公大草中古絶枝也玲瓏飛動不可按抑而純雅之色如精金美玉豪無怒張蹈厲之態盖天資清澈全不帶滓渣以出然公他作即刻石者乃多有一種習俗之氣是以評者多不與之若皆如此紙則何處可容其抨彈焉公振起文運令後來之儁遠陋宋元世人又多以繞指病之大抵人各有品論世者宜另具心胸眼目也天啟乙丑首夏三日　墨林快事

明李東陽書長江行

西涯先生天資高朗愛才喜引接後進海內文章之士翕爾歸之名曰益尊然詩樂浮靡字以自出機軸爲佳人漫謂之臺閣體自爾以來遂致與海內才士分塗不相通轉相誚者若而年今稍稍契合乃才士之力多矣長江行正其本色余收有先生長卷大草二韻致與此殊然彼佳矣金山諸刻以此盖先生或未盡先生之美識者當知長沙自有大全在天啟辛酉九月八日墨林快事

明吳寛及第後謝恩表稾

成化壬辰科進士凡二百五十人而狀元為吾鄉吳文定公故事狀元宴禮部受冠服之後當率諸進士上表謝恩此則公所作表稾而藏於其子中書舍人與公領鄉薦時名列第三是科會試第一及廷試復居榜首入翰林為修撰至學士進大宗伯專典内制天下之人無不知有公者穆謂公之所以重於天下豈直科第與官而已其道德足以師乎後學述作足以匹乎古人至於

書翰之妙識者亦以為不減大蘇國朝自設科以来前

乎公者狀元凡三十人為學士至大官蓋不知其幾道

德文章如公者可多見哉而況此表為公榮遇首作當

與廷對策並傳於世可也　南濠文跋

明吳寬臨懷素自叙帖

文至莊詩至太白草書至懷素皆兵法所謂奇也正有

法可循奇則非神解不能及觀文定所臨懷素此書用

筆結體譎誑恍惚幾不可為象矣若真蹟不知又當何

如邪令人遐想無已顧瑮息園存稾

明吳寛與沈石田手札

聞之王秋澗云字畫亦可以觀人之壽夭文定以甲子七月十日奄逝此札作於是月之六日相去四日耳點畫法度具在言辭溫潤諄切與平日無異也秋澗之言豈欺我哉昔曾子臨終所以告孟敬子者也謹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文定此札久要之誠恬退之節盖略見焉其所養可知矣公於石田最厚往來簡牘尤多而此

札則若與永訣然者故尤重之寶之裝潢成卷俾予書其後於戲公之筆於是乎絶矣 震澤集

明吳寛自書詩卷

匏翁此詩予二十年前嘗見之今世宏復持以相示竊有感焉翁詩如漢循吏所至無赫赫聲而去思不已世或模擬之鮮能似也翁逝矣詩失於彼而傳於此予亦何知哉正德六年正月十三日 容春堂集

明吳寛書大石聯句

原博諸君子大石聯句久為吳中盛事原博書法第一此書又生平最合作者重以嗣響聯翩觸目琳琅江南文獻盡在是矣事既奇勝蹟復完富便是我明蘭亭永為世寶妙物通靈儻及捜剔異日山東書生過訪恐此非先生有也王奉常集

明吳寛書

匏翁吳中前輩行誼擅絶不獨文翰之工爾也書法法蘇學士濃顏厚面祛去吳習亦畢竟趙宋本色耳超箸

寶難邢侗來禽館集

明李應禎手帖

故太僕少卿李貞伯最喜交遊然非其人輒怒見顏色不與接一言此手帖一卷皆遺今孫太常志同者蓋非志同契合之厚何以得此而志同重其為人雖貞伯没久片紙數字及瑣細事者亦不忍棄又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者歟匏翁家藏集

明李應禎書石湖詩

右宋參知政事齊國范文穆公詩一律故太僕少卿李公應禎所書李公與文穆同為吳人其云夏日雨坐因書是詩則文穆詩語似為李公今日而發此可以見古今之同心而李公崇重鄉賢之意抑又可知非特字書之妙而已穆馨灑埽李公之門今而九原不作懷想典刑為之慨然南濠文跋

明李應禎帖

家君寺丞在太僕時公為少卿某以同寮子弟得朝夕

給事左右所承緒論為多一日書魏府君碑顧謂某曰吾學書四十年今始有得然老無益矣子其及目力壯時為之因極論書之要訣纍數百言凡運指凝思吮毫濡墨與字之起落轉換大小向背長短疎密高下疾徐莫不有法葢公雖潛心古法而所自得為多當為國家第一其尤妙能三指尖搦筦虛腕疾書今人莫能為也余雖知之而心手不逮葢數年未始有得今公巳矣嘗欲粹其言為李公論書録而未暇也今日偶閱此帖不

覺感愴疇昔用記如此 甫田集

自書學不講流習成弊聰達者病於新巧篤古者泥於規模公既多閱古帖又深詣三昧遂自成家而古法不亡嘗一日閱某書有涉王局筆意因大咤曰破却工夫何至隨人脚踵就令學成王羲之只是他人書耳按張融自謂不恨已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已法則古人固已規規為耻矣此帖為郎中時書其轉折處鋒芒削利蓋早年嘗學虞恭公碑如此後五日又題 同上

明王鏊書蹋莎行詞

右蹋莎行詞一闋閣老震澤先生所作而書以遺鄉之人者穆觀詞中之語可以知先生之高情雅致飄然物外而富貴不足以累之若夫詞翰之妙此直先生之餘事然亦豈他人之所能及哉南濠文跋

明王守仁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覩兹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人少

亟於書則書且傳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鎰稱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哀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邪抑重先生之人耶徐文長集

明王守仁手簡

王文成公素所私淑者道德耳未嘗覩其翰墨今過沈叔敷許會施懋伯見其三紙與其王父臬大夫西亭公

相聞者法度不盡師古而遒邁冲逸氣韻超然塵表如宿世仙人生具靈氣故其韻高冥合非假學也右軍子孫在會稽書法獨不傳文成當其苗裔邪觀其骨氣雅有祖風然而功業昌厥祖多矣其所未至有以也不朽之三藝能故不與焉曰游可耳 朱長春太復乙集

明王守仁書君子亭記

陽明先生謫龍場用王猷張鷹例為亭竹間而手書記於壁後人為摹刻之其書與辭皆工 弇州山人稾

明祝允明草書月賦卷

吾鄉前輩書家稱武功伯徐公次為太僕少卿李公李楷法師歐顏而徐公草書出於顛素枝山先生武功外孫太僕之壻也早歲楷筆精謹實師婦翁而草法奔放出於外大父蓋兼二父之美而自成一家者也李公嘗為余言祝壻筆嚴整而少姿態蓋不及見晚年之作耳昔人評張長史書驚蛇入草飛鳥出林而郎官壁記乃極嚴整世固無有能草書而不能正書者因觀九疇所

藏枝山月賦為拈出之徵明題 珊瑚網

祝京兆書法當時無輩而或者評其不出正鋒盖謂此老目視短不能懸筆運肘耳此卷藏毛氏不克見嘗見其刻本細驗於點畫間皆正鋒也丙寅冬獲觀手蹟竊謂所鑒不謬因識其末周天球題 同上

明祝允明手稾

右應天倅祝君希哲手稾一軸詩賦雜文共六十三首皆癸卯甲辰歲作於時君年甫二十有四同時有都君

玄敬者與君並以古文名吳中其年相若聲名亦略相下上而祝君尤古邃奇奧為時所重又後數年某與唐君伯虎亦追逐其間文酒唱酬不間時日於時年少氣銳倜然皆以古人自期既久困塲屋而憂患乘之志皆不遂惟都君稍起進士仕為徒官唐君雖舉於鄉亦皆不第君後雖仕亦不甚顯尋皆相繼下世余視三君最為庸劣而仕亦最後嗚呼三君已矣其風流文雅照映東南至今猶為人歆慕余雖老病幸存而潦倒無聞不

足為有無也此卷雖君少作而鑄詞發藻居然玄勝至於筆翰之妙亦在晉宋之間誠不易得也嘉靖十五年丙申上距成化癸卯五十有四年而祝君下世亦十有一年矣是歲三月二十二日徵明題時年六十有七甫田集

明祝允明十九首帖

祝京兆書落筆輒好此卷尤為精絶翩翩然與大令抗衡矣寵從休承處持歸臨摹數過留案上三閱月幾欲

奪之以義自止休承其再勿假人哉丙戌夏五端陽日

王寵識停雲館帖

書法初見筆陣圖至孫過庭姜白石盡矣大抵拘則乏

天趣縱則無法度加之矜持又生俗氣不可觀須完字

具於胸中則下筆之際自然從容中道令人惟祝枝山

文衡山得此法知音者希也今觀休承所請枝山書古

詩十九首為之憮然自恨骨格已定愛之不能學在休

承諸君勉之耳息園存稾

明祝允明小楷黄庭經

予嘗見趙文敏所臨黄庭經刻本雖時一露嫵媚而右軍堂室已稱優入盖不啻為叔敖之優孟中郎之虎賁而已此卷為祝京兆晩年所書不必點畫惟肖而結搆踈密轉運遒逸神韻具足要非得書家三眛者不能第令右軍復起且當頷之矣豈獨追蹤文敏哉設有好事儒者摹勒登石以嗣玉趙二帖即以搨本一紙易一鵞誰曰不可萬歴甲辰孟冬八日張鳳翼跋處實堂集

古今臨黄庭經者不下數十家然皆泥於點畫形似鈎環戈磔之間而已昔賢所以有脫塹之譏也枝指公獨能於榘矱繩度中而具豪縱奔逸意氣如豐肌妃子著霓裳羽衣在翠盤中舞而驚鴻游龍徊翔自若信是書家絶技也太原王穉登書於快雪亭上 同上

明祝允明楷書卷

吳人言祝京兆希哲書至身後始貴是卷爲太末徐儀部可繩得之同縣方棠陵家棠陵嘗令崑山與希哲爲

文字之交特相善希哲故無訾省數以居間于棠陵棠陵無不應之以是收其手劄甚多今觀卷中畫一時率易之筆而書法逼古自非今人所及宜棠陵珍惜之以遺其子孫也然則希哲之書不待身沒始貴明矣昔相如為臨邛客太史公不以琴臺之故貶其詞賦希哲無臨邛之行大都跅跎落魄人也乃其書傳玩縉紳間即片紙隻字等之零金碎玉固知度外之士所恃以不朽者蓋自有在而區區廉隅不足以束縛之也嘉靖已未

冬日識海隅集

明祝允明書祖廷貴墓志真蹟

祝京兆此書雖倣眉山而微墮蹇稪然斤斤有古意其文吃吃期期極步趨古而乏古意可謂兩反也弇州續槀

明祝允明書夷堅志

祝京兆手書夷堅丁志凡三卷皆小楷雖不甚經意而結體出吳興時時有晉人法計此例之為卷尚當有九

十七今不知所在矣夷堅志在諸說家中尤為卑猥庸雜即刻本覽一過便舍之不足留何至作此不急事耶京兆任誕好怪與景盧負味合宜其爾也比之待詔杜陽春風斯下矣弇州續稾

明祝允明書成趣園記

祝京兆希哲為華光禄尚古成趣園記幾三千言狀其峰巒池館紆餘曲折之勝不遺餘力其書法頗出趙吳興然吳興遒而媚京兆遒而古似更勝之余初得一本

付駿兒爲楷式八月自金陵過里中華之宗人叔達強以投余輒去追而反之不肯納稍間校前本行欵大小不甚遠而結構微有出入然各臻其妙豈光禄有二子京兆各爲書一本邪華之園餘八十載不復可蹤跡而此記尚存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此 弇州續稾

明祝允明書王文恪公墓誌銘

此書方於晉而不踈圓於歐而不局開卷時古雅之氣照人眉睫間是祝金石中第一手 弇州山人稾

明祝允明味泉賦帖

此書二十行外隸分溢出古雅有餘雖大得蘭臺道因筆不作寒儉態若鈎剔之際少加含蓄便是大家弇州山人稾

明祝允明真蹟

枝指山人書吳中多贋本此書律詩二十首如綿裹鐵如印印泥方是本色真虎非裴將軍先射諸彪也容臺集

明文徵明小楷周召二南詩二王目録

文待詔後先書周召二南中字誼之類詁者及臨江二王帖目録中之有元章長睿考訂語者皆作蠅頭小楷精工之甚第毛詩全傳當更有數百千條二王帖當更有大令而今不知落何所矣待詔此書在正德已卯業五十歲而矻矻作老蠧魚不休當是通德里翁張烏巾合作一人前輩用力精迺爾真使人慨羡 弇州續稾

衡山先生初名壁時作小楷多偏鋒太露芒穎年九十

時猶作蠅頭書人以為仙然行筆未免澀强其最稱合作者以字行後五六十時也是書三紙據其孫上林君肇祉所跋俱正德十四年書正先生盛年之作然二南疏體匾而尚作尖筆猶帶少年之意二王帖目録釋則純用正鋒微加豐肉又時吐拙意余生平所見先生楷書未有奇古如此者蓋是書雖為槀草而實刻意學古兼有逸少元常之趣未可以二南疏同年而語也右軍蘭亭記叙亦是醉後屬槀此豈先生神來時筆邪是卷

已分授兒子駰暇日取視復為識於紙後駰雅好楷隸即此便是指南毋他求也　王奉常集

明文徵明楷書原道

蓋世懋年甫十有七而見文先生先生謬謂奇頴而愛之因手寫是箋為贈紙尾所呼季美蓋先君初命字也已復改稱今字云嘉靖戊午年世懋舉北畿先生猶在人間笑指賢書曰此子果如余所料邪已未舉南宫而先生已仙逝矣實惜此册蓋終身不去目焉嘗為懐舊

詩云總角謁大賢握手呼小友盖紀實也萬歷丁亥冬十二月世懋以南奉常歸養痾小圃再閱此冊恍然卅餘年事矣恐後吾見者不知李美為何人病中手題以志弱齡之遇云 王奉常集

明文徵明書進學解

史稱昌黎為進學解執政憐而奇之遂以省郎知制誥令昌黎今日出此文三日内不得回首望春明門鵷吻矣然此文雖跌宕終不能如東方子雲雅質而饒古意

文待詔書法出聖教序亦然弇州山人稾

明文徵明書杜陽編

蘇鶚杜陽編乃郭子橫洞冥王子年拾遺之類而自詭勝之以其頗雜時事也文待詔徵仲小時以精楷録之無一筆失度昔人稱孟蜀王仁鍇好手録書至數千卷卷皆白藤紙細書極為端好每候朝回於檐子上得一二番若待詔與仁鍇真可謂篤好書者也第公以誠實心信傒誕事以精謹筆書狂肆語大若相反者聊識於

後弇州續稾

明文徵明書楊南峰墓誌

文徵仲先生以古隸書楊君讜先生自草生志若可謂二絕者第君讜負古文聲毋論其辭枝而不修即生平軒豁得意在弘治已酉挂冠而數語極為牢落最氿頓無狀在正德庚辰再趣行在試樂府嘉靖丙申獻九廟頌及華陽求嗣儀而敘致津津不容口老誖一至此邪曷不於庚辰前親三尺土邪然則文先生此書之佳故

不為此老幸也弇州續稾

明文徵明書華氏義田記

華從龍先生此舉是范氏家法應德此記宋文之有致者徵仲此書漢隸之有鋒者聊為存之弇州山人稾

明文徵明草書卷

文内翰衡山書體姿媚至其鋒藏處亦遒勁此卷為馮山人書前後凡兩筆盡一卷山人從内翰學書及門久故所得書蹟為多第觀者謂卷中後一筆結體小異遂

定以筆力衰壯不同不知内翰晚年多作山谷體筆意少縱葢書家游戲翰墨間用拙筆寫變體類若此昔人謂崔白畫好處幾到古人不用心處觀者殆未可輕於置評也陸樹聲學士題跋

明文徵明歐體千文

文待詔不多作率更體所見惟張奉直墓表石刻及此千文手蹟耳石刻小於皇甫碑筆近肥千文細於化度銘筆稍縱於整栗遒勁中不失虛和舒徐意致佳本也

唯彭孔嘉中歲書有出藍田之美晚節則一東楚耳夏日三四舒展令人忘暑弇州續稾

明文徵明千文

文衡山先生於書無所不學而行書出於聖教序今學先生書者目不覩聖教序惟規模刻畫以為優雲間人乃謂敝邑惟有聖教序一路不亦寃乎先生少時學書清晨籠首書千文畢然後下樓盥洗見賓客如此其勤也此卷其末梳洗時書耶抑停雲館無事時書耶不可

知巳戊子距今又經一戊子八十年所而紙墨完好如新則知寶先生書者當愈重愈嚴矣錢允治少室集

明文徵明四體千文

文待詔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隸耳獨篆筆不輕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此卷千文四體楷法絶精工有黄庭遺教筆意行體蒼潤可稱玉板聖教隸亦妙得受禪三昧篆書斤斤陽冰門風而皆有小法尤可寶也自興嗣成此文後獨元時趙承旨及待詔能備此衆體惜

少章草耳弇州山人稾

明文徵明三體書

蘇文忠書錢唐伎女諸絶句真蹟字頗小文太史特以意臨寫不拘拘形似而古健遒偉隠然為眉山傳神抵掌老優當自色恧後三體書擬豫章尤妙唯作米家筆差不似耳昔人謂右軍臨摹亶示勝於自運又云筆禿千管墨磨萬定不作張芝作索靖信然信然弇州山人稾

明文彭隷書卷

漢唐人隸法結撰古特宋則整矣文氏父子稍稍以秀美出之幾似宋書元畫顧揆之兩家抑亦眉山雲林之選也壽承曽掌故吾郡其書流傳頗多此卷闐入一俗子手且覆醬瓿得蓋卿見而寶之應是壽承有靈耳〈鈃園集〉

明文嘉書後十九首

昔聞祝京兆欲有所貸文休承故置繭紙室中京兆喜為書古十九首大獲聲價世以休承譎得此書為執苑

一詑然余以為京兆書雖佳欲與此詩旗鼓相當須令右軍父子復生耳休承晚年書奇進幾不減京兆而為于鱗書後十九首亦尠愧色于鱗吾故人九原有知當不平吾語然可與士衡並驅爭長終隔兩漢一塵世自有公論在王孫當以為何如 王奉常集

明王寵白雀帖

王履吉先生養痾白雀寺訪故人王元肅虞山不值作此歌元肅挐舟追及之因以二丈許桑皮縱筆滿卷為

贈雖結法小疎而天骨爛然姿態横出有威鳳千仞之勢葢月餘而履吉物故當是絶筆也又二十餘歲而元肅為雙鈎入石嘗乞余言跋尾居數歲元肅亦没又二歲而有以此卷質者詰之知非王氏有也無何贖去又數歲而復得之他所流落宛轉眞如傳舍失弓得弓何必在我因為題其後以俟後之君子主斯卷者時庚午之夏伏日也弇州山人稾

明王寵墨蹟

王履吉書元自獻之出疏拓秀媚亭亭天拔即祝之奇崛文之和雅尚難議雁行矧餘子乎余三十許時實諳此法久之易轍改途茫然故步殊不任年華之感也此軸陽丘銓部胡公家藏神明煥發校別作更覺精嫺若無論世代真可登子昂上佔矣百穀向余言履吉品清夷簡貴烏衣龍鳳儔抑令念昔顧執厮役於斯人來禽館集

明王寵真蹟

雅宜先生予自少則聞之茲幸從近復兄把玩真蹟可

謂希世之珍矣本學大令乃自成家茲其所以善也夫

文亦然韓蘇諸公追的左國下乃史漢初不襲其字句

夫政亦然民田井地之遺也府兵秉田之義也重二千

石久任封建之制也莽奉周官斯陋也已故學書而似

謂之筆奴推此而百物盡可知也近復為九岳大夫之

才子文擅一時咸出心匠他日從政我知其不羣也已

因書以歸之 侯一元二谷山人近稾

明陳淳武林帖

吾蘇陳白陽先生素以文翰自命其豪暢之懷跌蕩之氣每於吟詩作字中發之詩步晉唐書則出入宋蔡而時有幻態蓋𠩄吳之宗匠也此卷皆武林遊覽諸作隱括湖山勝槩而揮毫體勢儼若崖谷巔巖煙霞吞吐亦生平適意筆也昔司馬子長遊名山大川而文遂肆先生蓋盡攬武林之勝云 申時行賜閒堂集

陳道復少有逸氣作真行小書極清雅晚好李懷琳楊

凝式書率意縱筆不妨豪舉而臨池家尤重其體骨陸君持示此結搆特密豈其銳意詠勝當神與景適之際邪錢唐山水之勝為此老助一籌矣 王奉常集

明陳淳草書卷

陳道復花卉豪一世草書飛動似之獨此帖既純完又多而不敗蓋余嘗見閩楚壯士裘馬劍戟則凜然若熊羆及解而當繡刺之綳亦頹然若女婦可近也非道復之書與染邪 徐文長逸稾

明陳淳書李青蓮宫詞

陳徵君書李青蓮宫詞一卷筆氣縱横天真爛漫如駿馬下坂翔鸞舞空較之米家父子不知誰為後先矣曹駕部北行攜以自隨舟過高郵得一快覩於雲濤縹緲中政自令人有天際真人想也莫廷韓集

明周天球書道德經

晉史右軍傳及書斷俱云為山陰道士寫道德經籠鵞以歸而梁武陶隱君所評右軍遺蹟則稱有黄庭經青

蓮居士詩直謂黄庭换白鵞黄長睿則以右軍有道德而無黄庭為詩誤洪景盧則以右軍有黄庭而無道德為史誤又有云詩史兩不誤者然今世黄庭之蹟依希尚存而道德則自古絶響矣今年六月望後友人周公瑕避暑弇州園為作小楷二經道德極精嚴有古意而黄庭真蹟之仍孫矣此子吾吴城一時右軍僕之得此亦何異買王得羊哉惜無雲礦白鵞作潤筆因題於後以志吾快弇州續槀

明徐霖三體千文卷

余友宣光蔭多蓄古書畫余數過花嶼山房中披覽竟日夕此卷乃吾鄉徐九峰先生書以貽光蔭助其少歲學書者余嘗聞九峰篆書直繼周玉雪之後李西涯喬白巖推為當代一人真書有歐陽率更遺意行押出入李北海趙松雪二公之中豈徒二百年来江南傑出之士盖亦海内翩翩善書者也況此又暮年之書筆力尤為勁麗極為光蔭珍祕久留余蒼潤軒昨自游攝山還

忽於笥中檢得敬為題右云爾嘉靖甲寅中秋前五日淨信居士盛時泰記蒼潤軒碑跋

明徐霖手蹟

余生平所得近代名蹟如仲温希哲徵仲履吉輩至多獨於徐髯仙子仁頗愛之而不能多得以為恨久栖靖室於一切豪翰付之烏有矣而新都汪仲嘉忽以此卷見示皆書青蓮居士作為蜀道難梁父吟天馬陽春二歌前有尊酒行凡五章書正草得二體其體乃有古隸

筆似歐陽蘭臺草書半得章法而實步趨會稽其精雅妍媚使人嘖嘖生賞惜腕力少弱以登蘭臺堂則有餘叩會稽室或不足耳漫題其後付兒輩藏之以備一種

弇州續稾

明金琮手蹟

王可大比部亟為予言金元玉書法勝徐子仁問之吳中人不識也亡何購得此卷元玉筆撫倣吳興老意縱橫神爽奕奕可愛惜結筆小未去俗耳視子仁堆墨不

嗇誠過之 弇州山人槀

明嚴訥臨趙文敏四十二章經後

少保嚴文靖公故精八法第於魏國趙文敏公書不甚規規效顰今覩所摹文敏佛說四十二章經墨妙譬之周昉貌趙郎殆得其神彩情性固公臨池之力深要於此經有神解冥契者固不覺其轉蜣中鵠之妙至此也公雖不名佛其操行制念與此經亦悲慈平實鮮不合者眉山氏謂范蜀公為學佛作家而自詑臨成都講堂

帖為得右軍三昧則文靖公哉經云以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大報恩公之子有焉弇州續稾

明陸深書

陸文裕公儼山先生書法雅宗趙松雪晚鎔李北海西晉風格宛然具存足傳不朽人言先生平居雖尺簡裁答必精鉛槧必工結構即於所甚暱者造次應之不廢也其用力盖勤如是今觀東濱朱君所藏諸帖信哉而秦君鴻臚後沙東濱壻也實貢彙緝成卷以備珍賞則公

雖徃而神標輝映已在二君氷玉間矣 崇蘭館集

明豐坊書卷

昔王逸少人品為書法所掩天下知其書不能盡知其人豐人翁實有筆人望不副天下惡其人并廢其書非也今觀諸帖雖多老年頽筆然時出入二王兼存米顛風致王山程孟孺最善鍾顏二家書故特寶存此老遺筆亦宋人不廢京卞書意 王奉常集

明豐坊論書真蹟

本朝知書者推豐吏部而吳人往往短之四明李生子初出此帖相示楷篆八分行凡四體大都論書法及舉魏晉人名墨而未終者然其議論刻核非精其技者不能也余筆札最拙亦願以暇日臨摹古人而未及安能窺豐先生藩籬哉姑跋數語以塞子初之請馮夢禎快雪堂集

明王問墨刻

賦中有蘇長公前後赤壁余嘗謂如文中之有漆園書

中之有飛白畫中之有董巨要不可用湘纍蜀贅捃摭詰曲例之今王子裕先生乃能縱筆以飛白寫其辭遒逸勁迅神采飛動真可謂兩合矣余家藏陳道復書赤壁後賦其堅偉庶幾並駕然飛而不白終當讓先生一頭地也弇州續藁

王先生登武林晴暉樓歌起領兩韻全是青蓮家法中頗出入唐人然雄逸爽勁誦之如食哀家梨快不可言若行草則多渴筆神采飛動令人思顛旭醉素先生之

子汝明搨石齋中以寓羹墻之思僕謂曷不龕之樓壁與西湖對當雨高雲起雷電轟掣時方知此歌與此書之妙 同上

王子裕先生手書玉芝翁歌其八法絶得坡仙三昧若吳原博先生為之風骨雖有餘神觀似不足品故當在先生下也詩歌婉潤飄逸寘之坡集中唯煙江疊嶂贈畫御容師二歌可具賓主餘俱避舍嗚呼先生往矣所謂仙而謫者非邪 同上

明莫如忠崇蘭館帖

今天下墨池一派推重三吳而吾鄉獨以工書遇主前有二沈後有二張沈公度至學士粲起翰林至大理少卿張公天駿至大宗伯電至少宗伯其後如張南安東海以草書勝得顛素筆陸學士儼山以行楷勝得李括州趙吳興筆自莫方伯父子出聲實烜赫掩其上今展玩崇蘭館帖神明煥然名不虛得眞莫氏之山陰羲獻也吾鄉書家如任子明仁發王伯靜默朱孟辯芾陳文

東壁衛立中德辰章共辰弼曾心傳遇顧謹中禄皆名載書史而以子孫彫零無從簡括其一點一畫若後有賢者如君全兄弟豈至泯滅不傳哉故吾表而出之庶幾托莫氏以不朽云 眉公集

明莫是龍書筆麈

廷韓作散語有蘇黃之致書法米顛亦咄咄逼人此數則乃得之不經意草草者而天真朗然中載天上立世宗教尤為奇話晴牕一展為之拍拍竹懶李日華識 恬

明俞允文書金剛經

褚登善書陰符柳誠懸書度人二經余見褚石本又於項吏部處見柳真蹟皆小楷而柳尤勁挺有風骨今年春仲蔚為余書金剛經一册徵用米顛筆而八法種種不乏其得柳為尤深此經是佛最妙語破一切著比之陰符度人故不與易也凡書金剛經者眉山吳興并仲蔚而三皆法寶兼墨寶故志之弇州山人稾

明王錫爵書黄庭經

元馭學士書法在虞褚間而過自謙抑不肯與墨池盟
間輿到作一薄蹏竟則裂之或有求者復不應以故行
世絶少今年乃為華亭徐長孺書黄庭内景經神采風
調翩翩出蹊徑外吾不知於汝南公主志枯樹賦如何
書隂符者信本登善度人者誠懸金剛者子瞻法華大
洞玉者子昂余皆獲寓目焉昔許黄民所藏楊司命書
内景已散佚貞白先生間關訪購久而後得之長孺僅

一叩而得元馭手授不亦大幸哉今人知寶右軍殘誤之外景而不知司命有内景惜其靈翰永祕聊為拈出之以元馭書作司命隆凖可也弇州續稾

明王錫爵書

太原相公書繇聖教孫虔禮出大是書家而靳不與人書此其為州大夫今觀察韓公書初覺風骨凛然久之頓成嫵媚太原一瓣香真為韓南宫來禽館集

明邢侗法帖

余少得古搨十七帖為邢子愿先生鑒定又綴語其後知先生書法斷以山陰為宗唐宋名家不以屑意已又得其雜札數通古淡圜渾上掩鍾索昭代文祝諸公無是調度也此刻大都與馮青方先生往來遊戲翰墨之語氣酣神肆有類中散絕交書者有類虛白神仙起居法者情韻逾廓軌度逾超禎卿使君攜以入茗而刻石署中正如甓社之珠泳波而達震澤照耀南天光景煜煜其裨益我南士不淺使君神明此特政之刃餘顧琳

瑯寶祕即與嘉胏二石並垂誰曰非可　恬致堂集

明邢侗尺牘

邢子愿為友人作扇頭書多青李來禽語意其人必善臨池者流恨雲山間之無由見其人之風流藻翰項從姚百雉卷中見其遺牘政如桓南郡坐廳事上一時雪飛五版並答皆粲然有章而惜乎子愿已矣九泉下顧安所得知已其人百函相往復乎雖然子愿非常人也生而為才子死而為才鬼疊韻千嶂清吟一灣月下歌

之當必如劉妙容宛轉可聽而物既多姿態復屢遷恨不隨珠襦玉椀流播向人間也錢文薦麗矚樓集

明董其昌字卷

僕生平見玄宰真蹟幾百種此卷大有李邕徐浩風雖小下晉人一等總之名世書也是日廣川刺史北鄉先生饟至彩豪遂濡墨為題此此時波撼河樓不減岳陽惜筆勢不堪作敵來禽館集

明董其昌書誥

蔡忠惠公書法妙一世而風裁自持至郤温成書碑之命以為職非侍書歐陽六一集古目録成得公書叙以為厚幸元趙文敏為其宗人書誥敕皆變用小楷亦欲稍別中翰體耳唯唐顏魯公自書誥恭謹如式今董宗伯為吳觀察公書綸誥一如魯公自書例無一筆越縱者蓋觀察公才品文學宗伯素所推重不啻歐蔡之交故樂為濡染而無厭斁也書法圓勁蒼秀兼有顏骨趙姿而顧盼雄毅加精采焉觀察得此誠瓌寶矣 恬致堂

集

明董其昌倣顏清臣楊景度書

顏楊書於唐人中可謂絶去緐鏇𢹂身青冥不可呼致者矣其於右軍靈和一脉終有瞠若之歎𤣥宰於書無所不淹而少年得力在蘭亭聖教序所以妙會處多未可一途取也余友孫茂叔雅善鑒極重𤣥宰此書故相與評之恬致堂集

明董其昌與沈侍御書牘

思翁書法吾朝米襄陽也未經特召反繫袍袖跳躍飛
捷落筆如雲煙慱金硯匣玉鎮紙之賜又不如王岐公
宣入坐便殿敕宮嬪求詩與學士潤筆各取頭上珠花
裝幞頭簪不盡者納入袖中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
以金蓮燭送歸世傳為天子請客盖國朝君臣禮嚴故
應爾爾若翰墨流傳朝野不減米博士王岐公獨復菴
沈侍御能寶於未遇之前梁叔出入於懷袖之内直是
真正賞鑒家家藏兩學士翰札也新思翁題曰御墨堂

為吾松第一名冑梁叔博雅堅守清白不佞事之在師友間矣眉公集

明董其昌手書家誥

宋制誥與勅多兼給高宗詔文武官自大夫正任觀察以上始命辭給誥餘則令吏具抄降敕而已唐最重誥命開元二十三年加皇子榮王以下官誥張九齡蕭嵩等十三人就集賢院人書一通以進三相各賜絹三百匹餘官二百匹其愛重如此顏魯公太子少師依前充

禮儀使敕牒及父惟貞贈誥皆公自書不他屬也大宗伯玄宰董公德首四科學綜六藝神考拔之中祕光廟擢之講帷今皇帝追念甘盤累登禁近八座正席三代疏榮雅知譽命之方新猶歎遐思之甚久歷按差次遷除誥敕其升沉歲月大約可覩矣公七十一時手書數通用以發皇祖德對揚王庥而冢孫貢士庭則請礱石而傳之此公碑版中第一烜赫之書也昔包宗禮藏熙陵誥詞則孝肅公十五代孫歐陽齊藏慶歷知諫院官

誥則文忠公十四代孫今庭能流通見在之祖蹟不待數世而家謨國寶熲然揭日月而行聲價幾與顔魯公自書誥等豈商伯乙鼎周淮父卣乃足以傳之無窮哉賢者必有後其庭之謂矣眉公集

明董其昌書

玄宰太史精誥八法不擇紙筆輒書書輒如意此帖摹米襄陽書秦太虛龍井記大都以有意成風以無意取態天真爛漫而結構森然往往有書不盡筆筆不盡意

者龍蛇雲物飛動腕指間此書家最上乘也昔人謂伯英書價可以敵國今太史片楮單牘人爭寶之語不虛哉門人張清臣氏雙鉤廓填因以搨石葢於其書法加意珍愛而謀以永其傳如此余生平無所不拙而更獨拙於書然邇來頗亦解書跋此聊以破俗何三畏漱六齋集

明董其昌書道公碑

右道公碑董其昌撰并書在少林寺按宗伯爲當世名

筆而此書過於豐腴豈其壯年如是耶嵩陽石刻記

明董其昌書法華經

董宗伯書法擅天下作小楷鈔法蓮華經風流藴藉掩映一時予曾見之於程雲岫家三十年矣王君慈現近得此見示如舊相識古賢士大夫栖心大乘每以筆墨而作佛事大藏經函裝丞相皆為手題白太傅所書金剛曾著靈異予未及見僅見蘇學士石刻耳在毗陵日有泥金書法華云是趙承旨筆恨力薄無由得之張大

尉書法華經秀勁絶倫猶是洪武間印本鄭翰林寳之其公子素居贈予歸鎮山門一乘大法理須尊敬名手遺蹟出自精誠廣大流通尤當秘重若僅作法書觀便失却一隻眼況於展轉輕褻則風雷之變亦不待夙誓相持也謹書標首并題其前庶使來者知儆偏行堂集

明董其昌尺牘

縈峪道費千金聚天下奇書而所作乃不能入中品為識者笑此未得窺見古人用心處亦由胸襟柴棘不盡

除耳故凡文章筆墨必須內外相應始許蹋翻前人窠臼武夷道士王壽安年八十餘徒步負笈来游雲間欲覓董宗伯真蹟證其生平所見予家藏尺牘三紙是其亂頭麤服時意致特舉以贈之昔嘗游武夷即一丘一壑之間前後左右各自為景壽安得宗伯書試歸而求之何如　李昰放鷴亭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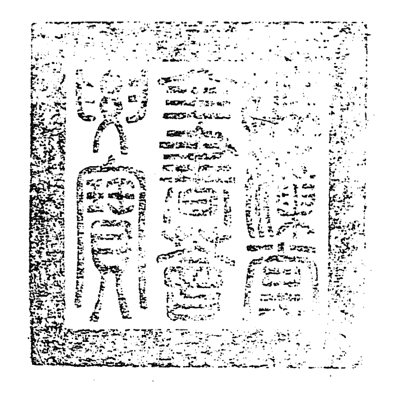
明黃輝書

先師黃平倩學士化去余始購其遺墨蜀友曾平仲寄

一卷皆平日試筆殘紙而蒼奥之氣出刻楮外録高子業二詩淵逸生動想其風行腕指時竟陵譚元春友夏雨雪入辰陽割此紙遺之先師豁達好推天下士得秦京而驚喜數贈以詩文使見友夏又當何如也書不落款具眼人自能辨之書盡待款識而定淺矣董玄宰書可贋而先師書不可贋蓋草草具有深心全力故也友夏對此即見余并可見先師李太白月影成三人未如今日之確也子業慧人詩魂當亦稱快蔡元履邀園集

明陳元素書海嶽菴小記

此菴在北固山下乃丹徒趙令君所自記者陳太學古白既為書碑石而又縮小書此以便學者古白文心筆不下長公而狷介不苟有米老之潔其於篤志之君子古可無愧色已墨林快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監生臣李華文